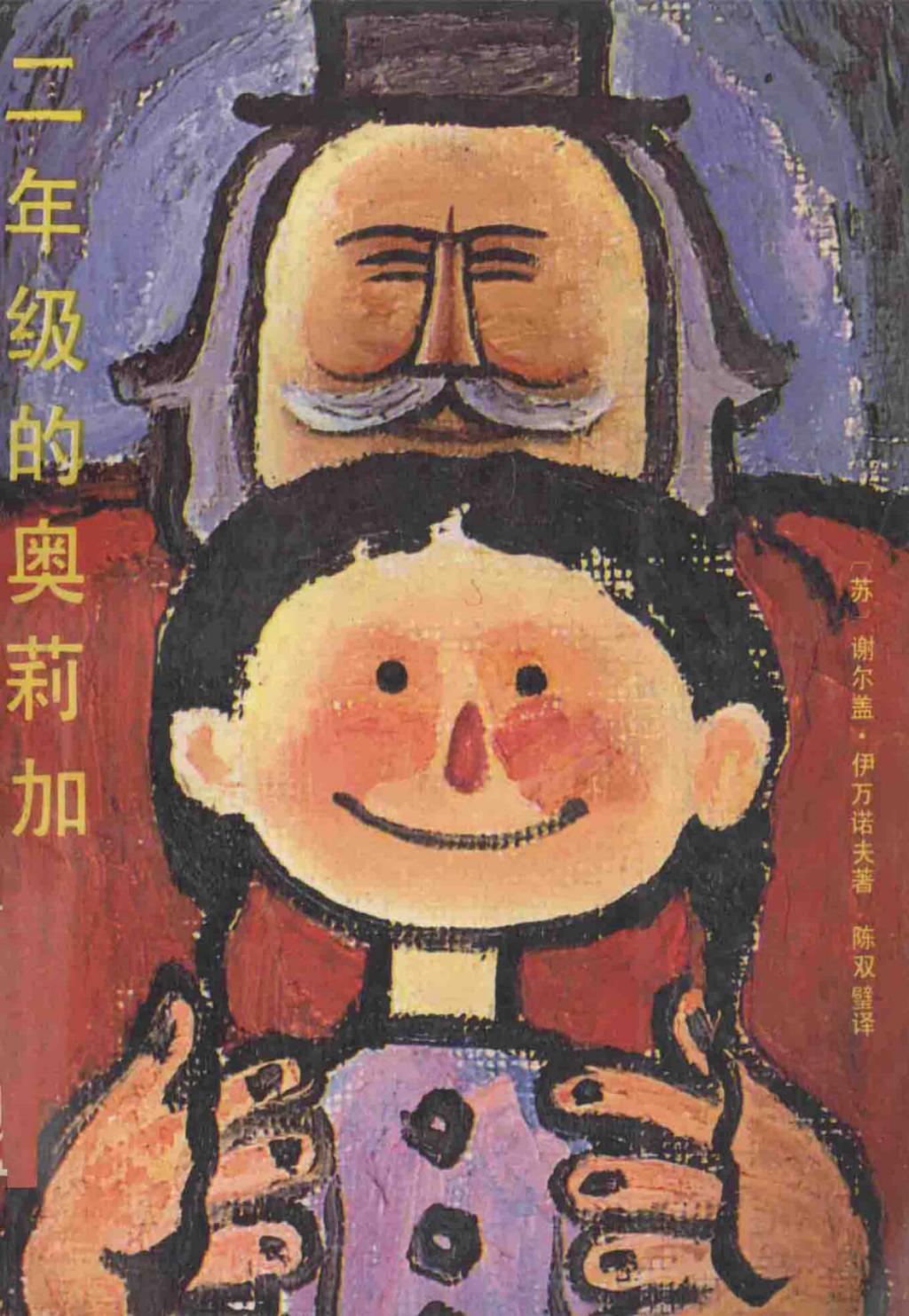


二年级的奥莉加



〔苏〕谢尔盖·伊万诺夫著 陈双璧译

二 年 级 的 奥 莉 加

〔苏〕谢尔盖·伊万诺夫著

陈双璧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ER NIAN JI DE AO LI JIA

二年级的奥莉加

[苏]谢尔盖·伊万诺夫 著

陈 双 壁 译

责任编辑：张天明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5,000 印张：6.25 印数：1 —— 1,000

统一书号：R10280 · 153 定价：0.92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描写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故事。书中对儿童心理的描写细腻动人。二年级小学生迈进学校还不久，虽然小小年纪，但也会遇到舒畅和烦恼，欢乐和悲伤。也许你做的一些事，会给你留下永久的美好的记忆；但有的事，会让你后悔莫及。人生的道路对二年级学生来说是刚开始，今后你会遇到许多意料不到的事情，无法一一告诉你该怎么对待。但这本书，也许能从小时候，给你一点点启发……

教育孩子就象培育花草一样，懂得植物的习性，给予足够的日照、水分和养料，花草才会娇艳茂盛。同样，懂得儿童的心理，给以正确引导，孩子才能培育成才。否则，事与愿违。愿家长和儿童教育工作者也能从本书中受到启示。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

她一言不发，只是一直地坐着。接着又说了一番话，但这些话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最后说的一句：“你快点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我知道，这个故事要是从夏天开始就好了。而如果从春末开始，那就更好。那时你马上能想象到前面有多少幸福在等待着你，念起书来也轻松愉快，你不由得希望，书里描写的一切都发生在你身上！……

但你即将读到的这个故事偏偏发生在秋天，这可是没有办法！

不错，时令正是初秋，也就是九月的最初几天。清晨，街道上洒满阳光。西红柿、西瓜、鸭梨以及各种好吃的瓜果卖得非常便宜，简直象是白送。而农村的老太婆们，都还清楚地记得从前的情况，甚至说，照过去……照过去的节气，现在还是夏天！

天气也确实完全象夏天。收音机里报告的气温是摄氏二十六度和二十七度。人们早晨上班，穿的是轻薄的衣裙和卷起袖子的白衬衣。而一、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去上学，穿的是短裤、短裙和白色的高尔夫鞋。

课间休息的时候，这些白鞋简直让你眼花缭乱。

瞧，有一天早晨，二年级二班的女学生奥莉加·亚科夫列娃上学时正想着些什么。她路过集市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同院的妇女们夸说集市上价格出奇便宜的那些话，于是她从绿荫覆盖的人行道上出来，穿过街道，来到照着阳光的便道上——发现行人都穿着夏天的衣衫，又不由联想到课间休息时二楼走道里塞满的那些白鞋（那里是低年级学生学习的地方）。

她自己穿着鲜艳的花短袜，总之穿得有点与众不同。

奥莉加在二年级里已经上了两星期课了。开学前，整个夏天她就已经认为自己是二年级学生了。因此，一有机会，她就要让别人看看，一个好孩子该有什么样的举止。

一年级，她象在梦中一样度过了。要知道，习惯每天上学，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常常觉得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她又会重新过家里的那种日常生活了。

但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过去了，她开始做练习，老师给打分数，然后是期中考试成绩。就象火车从窗外驰过一样，短暂的寒假又过去了。瞧，可以说，她还没来得及好好回顾一下，愉快的暑假又来到了。

一个学年结束了！

她仿佛从水里钻出来一般，向四周看了看，换了一口气。结果怎么样？她学会了算和写。至于阅读，她上学之前就会，但现在变得容易了，她也更喜欢阅读了。

总之，在学校一年没有白过。这还可以用成绩单来检验：各门功课的分数很好。成绩单下面用清晰漂亮的笔迹写着：“升入二年级。”

奥莉加喜欢读这几个字。说准确点，不是读，而是仔细欣赏那些粗笔道的圆体字母和醒目的四方形句点。

虽然获得这个评语的孩子不是她一个，全国数千所学校的成千上万别的孩子也都在为同样的评语而感到骄傲，但她仍然不时地打开五斗柜的抽屉，从里面取出成绩单来欣赏！……而当她到乡下度假的时候，她把成绩单也随身带了去。

夏天，咦，由于奥莉加成了小学生，夏天也会发生什么变化吗？好象一点也没有！……但事实上是变了。从前，只要天气好，她可以一直住在村子里。而现在可不行了。暑假到八月三十一日截止（瞧，用的什么词：“暑假”！），甚至还不是八月三十一日，而是还要提前——在二十八号或二十七号就得回去，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一切都准备好了……

她就这样度过了三个月的暑假。暑假里一直惦记着九月一日这个日子和成绩单上良好的评语。一有人问起她上几年级，她总是果断地回答：“二年级！”

甚至她的名字也变了。从前她叫奥莉娅，奥莉卡，

奥莲卡，而现在只叫亚科夫列娃·奥莉加^①，或者只叫奥莉加了。在她想什么事的时候，她就这样称呼自己。和别人初次见面时，也是这样自我介绍。妈妈不爱这种叫法，也不习惯这样称呼她。而在学校里倒是习惯了。这不关别人什么事——谁愿意叫什么，就叫呗！……有人喊她：

“奥莉娅，你有蓝颜色的铅笔吗？”

她心平气和地回答：

“不是奥莉娅，而应是奥莉加！”

“为什么一定要叫奥莉加？”有人反感地问她。

“就这么叫！”

最初，她为此受了些苦。但后来男孩子们开始叫她奥莉加，接着，全班都这么叫起来了……

奥莉加走进校园，校园里已有许多学生，红领巾和白色的高尔夫鞋闪烁耀眼。时间还很早，教室楼的门还没有开，台阶的平台上站着几个戴红布袖箍的九年级值日生。每两根圆柱间站着一个值日生，大概他们站在那里，无动于衷地看着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定很有趣吧！

铃响前二十分钟，开始放学生进教室楼。检查了家长在日记本上的签名，道路就畅通了。

台阶上已聚集着想第一批钻进荫凉的、回声很响的

^①奥莉娅、奥莉卡、奥莲卡均为奥莉加的爱称或小称。(译注)

教室楼里去的学生。他们叽叽喳喳地沿着光滑的台阶跑上去，走进安静得象沉睡未醒的森林一样的教室，坐到被清晨的阳光稍稍烤热的座位上！

两星期当中，奥莉加只有一次挤在一伙健壮的六年级男生中，第一批奔向教室楼……其余的日子她到校都太晚。走廊的楼梯上已经闹哄哄地挤满了人，到处闪现着白色的高尔夫鞋。教室里也充满了哄笑声，犹如茶馆或动物园里的飞禽馆……

今天，奥莉加终于起得特别早，她提前吃过早饭，一心想准时赶到学校，挤到台阶的最上面一级……

有人一把抓住了奥莉加的袖子，她连忙回过头来，原来是坐窗边第四张课桌的斯维特兰娜·卡拉萧娃。

斯维特兰娜从上学第一天起就和奥莉加同班。去年一年，虽然她们一起学习，一起排队，甚至好几回还一道去电影院，一道去参观，但谁也没同谁交过朋友，她们似乎还太小。

也许，原因不在于她们还太小。因为还在幼儿园里的时候，那时年纪更小，而奥莉加已同一个叫卡嘉的小姑娘交过朋友。在幼儿园的高班里，她们总觉得自己挺大了，周围全是小家伙，得关心他们，照顾他们，因而觉得自己好大了……而上了一年级，人又变小了，因为周

围全都是陌生、严肃的面孔，没有人不比自己大。

而到了二年级，就不这样了！二年级就不同，互相交朋友了。比如说，放学后一道回家。而这个斯维特兰娜·卡拉萧娃大概是想和奥莉加交朋友。有一次，她走过来对她说：

“咱们换块橡皮好吗？”

“干吗？”奥莉加问。

于是斯维特兰娜伸开拳头。奥莉加看见：在斯维特兰娜的手心里有块漂亮的淡黄色橡皮，上面画着一匹河马。奥莉加把它拿在手上，它又柔软，又有弹性，而且很大！简直象半块夹干酪的面包那么大！……

奥莉加叹了口气，把橡皮还了回去。

“我没法换！”她说，“你瞧，我的是啥样的。”

她的是最普通的橡皮。虽然也是新的，但是最最普通的一种。上面写着：“价格：1戈比。”

“就这行！没关系。”斯维特兰娜说。“对我都一样……换吧，换吧！”

但奥莉加说：

“我不换！”

“你不愿意，是吗？”

斯维特兰娜低垂着头站着，奥莉加也低下了头。再下去怎么办？她不知道。恰恰这时上课铃响了，斯维特

兰娜跑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后来又有过这样的事，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一或星期二。课上完了，小朋友们全都拥挤着下楼去，而斯维特兰娜拉住了她的袖子，就象现在这样：

“你愿意看看伦敦的风景画吗？”

“伦敦？”

“是的，一九五八年我爷爷去过那儿。”

“唉，你呀，还是五八年的！”奥莉加脑子里一闪。要知道，她一九六七年才生。而斯维特兰娜的爷爷还在她出生前那么久远的年代到了伦敦，也许，还到了其它的城市！……这么一想，她不免有点惊讶和不安……

而斯维特兰娜这时已从书包里取出一个灰色的长方形盒子。里面放着……幻灯片！镶在硬板纸框里的彩色胶片。

奥莉加家也有幻灯片。她的舅舅伊利亚从布拉茨克来她家作客时给奥莉加和她的妈妈拍过采蘑菇和在村子里生活的照片……后来舅舅把这些胶卷送到车间里，将它剪成小块，镶进硬纸框里，变成了幻灯片。

“这得用投影机看才行。”奥莉加说。

“用不着！”斯维特兰娜噘着嘴说，“只要对着太阳，看得很清楚！”

她迅速抽出一张，举起手，让从窗口里射进来的阳

光透过彩色胶片，于是奥莉加马上看见了充满人群的陌生的街道，后面有什么河流，而远处还有一座高高的尖塔。

“要是你不愿意……”斯维特兰娜很快把幻灯片收起来放回书包里，说：“要是你不愿意和我一道看，那就该说清楚……”

奥莉加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下课后显得有点疲惫的教室里。这时她注意到桌子和椅子下面丢着好些纸片，黑板擦得很糟糕：隐隐留着些数字的尾巴，由于抹布太湿，还留下了好些不干净的白道道。“她想跟我好，”奥莉加想，“而我可真聪明！……这回她再也不会跟我好了。”

结交朋友，奥莉加知道这是好事。她去村里时和两个女孩子——加莉娅和塔尼娅结成了真正的朋友。这两个女孩子在同一年级学习，现在她们已上三年级了。

乡村里真有趣！奥莉加还在呼呼睡大觉的时候，小姑娘们已经在喊她了：

“奥莉娅！喂，你快了吗？我们先走了！”说着便笑了起来（那时奥莉加还允许别人叫她奥莉娅）。

夏天，小窗户一直打开着，奥莉加也就从被子下面回答：

“我还没吃早饭呢！”

“我们带得有吃的！走吧！”

“我还没洗脸呢！”

“上那边去洗……”

于是，她们到湖边去！奥莉加从窗口里爬出去，不让维拉阿姨看见。塔尼娅的父亲有条船。她们三个人划到湖心，开始吃早饭。有面包、黄瓜、凉土豆。而喝的，直接从船沿俯下身去就得……加尔卡^① 抓住船沿，张开腿，喊道：

“小姑娘们，你们怎么啦？船要翻的！”

而奥莉加和塔尼娅却故意朝一边压，直到船沿够着水才罢休。

真有趣……

在发生了看幻灯片那件事以后，奥莉加没指望斯维特兰娜会重新接近她。突然，在她走上教室楼台阶的时候，斯维特兰娜抓住了她的袖子。

啊呀，这个时间多么不合适！因为奥莉加想第一个冲进教室楼里。但她默默地看了一眼斯维特兰娜，便抑制住自己的性子，顺从地跟着她走了。

她们跑过校园里嘈杂的地方，拐向左边，沿着篱笆走了一段，篱笆那边是学校的附属园地……越过这个篱

① 加尔卡——加莉娅的爱称。（译注）

笆，是一丛丛巨大的枝叶茂盛的灌木。学校的附属园地上有些什么，奥莉加不知道。那里只有六、七年级的学生和专门小组的成员才能去。

斯维特兰娜停了下来，担心地向四周看了看。这儿离校园很远，此刻不见一个人影。

“走吧！”斯维特兰娜悄声说。

“干什么呀？”奥莉加也悄悄地问。

她们又走了五步。但走得非常慢。斯维特兰娜数着栅栏上的板条：

“二十七、二十八……”这时，她轻轻挤压了一下板条，栅栏立即出现了一个窟窿。

“快！”斯维特兰娜悄声说。

奥莉加从窟窿里钻过去，脸上碰着了一根枯枝，它象一把木头剃刀挂在那里。

“往前！再往前走一点！”斯维特兰娜用头推了推她。

“这就走……”

“快，得把它掩蔽好……”

奥莉加在灌木丛中钻着爬了出去……广阔的园地上划分了许多短短的小畦。

也许，这块园地并不那么大，只不过奥莉加在经受了校园的喧闹拥挤、斯维特兰娜的神秘和灌木中那种讨厌的狭窄通道之后才觉得它大……在这之前奥莉加一直

感到脸上划破的地方火辣辣的，而现在全都忘了，只是站在那里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景色。

斯维特兰娜轻轻拨开树枝，也从树丛里钻了出来，站在她身旁。

“对吗？瞧，多美的园地！”她轻声说着往前走去。

她们一直沿着大路走，左右两侧都是垄畦，垄畦，垄畦！……大概有百把条或千把条垄畦，而且每条垄畦上都长着各各不同的作物。小麦、芜菁（奥莉加在农村就认识它们）、豌豆。再后，接二连三都是不认识的东西：长在垄畦上的那些作物仿佛是些野草，但照料得很仔细。这就是说，是什么很有价值的植物……突然，斯维特兰娜站住了：

“看见了吗？”

在垄上，在已经凋萎得很厉害的象牛蒡或甜瓜一样的大叶底下有三个带道道的大皮球。奥莉加从没有见过它们生长的情况，但她立即猜到了，这是西瓜！

两个朋友就象观看栅栏里稀奇的野兽似的欣赏了一会西瓜，然后继续往前走。斯维特兰娜说：

“这东西不能碰，否则立刻会被发现的……”

再往前是一些西葫芦，接着还是西葫芦，不过形状有点古怪：短短的，圆圆的，还有凸起的棱。但看过西瓜后再看它们，已没有兴趣了。再过去是两棵醋栗，上

面的果子已被摘光……

突然她们俩都停住了：因为斯维特兰娜预先就知道，而奥莉加，则是再也不想挪动脚步了。垄上长着草莓。在深绿油亮的叶子底下，就象从阳伞底下露出头一般，探露出一个个鲜红的、粉红的浆果。啊哟，是草莓！

大家都知道：草莓在六月底和七月初很多，那时你那怕吃个饱都行——当然，只要你吃过后不发荨麻疹。但到了七月中，那怕你哭也罢，打滚也罢，草莓不见了，要消失整整一个年头！在第二年夏初之前，无论银子、金子都买不到！……

而在这些植物丛中，不仅有果子，而且还有花，仿佛现在是五月中旬，而不是九月中旬。但奥莉加对花不大注意，而浆果们仿佛用尽全力在燃烧，一颗颗象是红色的信号灯。真想摘它一个，但又害怕！

“咱们每人摘一个吧！”奥莉加终于禁不住说。

她的嗓音显得那么可怜巴巴，就象儿童广播节目里的小猫：“猫婶、猫婶，朝窗口里瞧瞧。你别逞阔绰，小猫饿得直叫！……”简直想起来都恶心。

但斯维特兰娜一点也没看出来。她没有笑话奥莉加，她自己也非常想尝尝。

“瞧，真多呀，”她说，“摘两个都可以，对吗？”

“只是我们得挑一挑！”奥莉加说，“要选最最大的！”

但她们没来得及尝别人的甜果子。

滴铃铃……的响声象鸟群掠过灌木丛一样传到了她们的耳朵里！这是学校的铃声。

一秒钟前，周围还是静悄悄的，只有两三只蚱蜢从园子的不同角落里互相呼应地叫着。而现在，接着铃声，又听到了喊声、叫声、笑声。所有这些声音象水花飞沫一样，高高地飘翔在校园上空，闪烁着，跃过绿色的灌木墙，溅到了她们这块地段上。

“快跑！”奥莉加叫道。

“啊哟！”斯维特兰娜吓坏了。

学校的上课铃声，无论什么时候，学生听了都不舒服，不管优秀学生也好，坏透了的懒学生也好，都一样。学校的铃声就是这样，它敲打在每个学生的心上……

这两个二年级小姑娘也是一样：她们朝魔术般的草莓看过最后一眼，立即跑了起来。她们经过所有躺在或恭立在垄上的奇妙的植物，跑向秘密的窟窿。

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教室，头发有点散乱。这时，大家都刚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有的正劈劈啪啪地开合着课桌的盖板，有的趁老师进来之前说着最后的几句话。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她们。奥莉加赶紧打开书包，掏出了语文书（第一堂课是阅读课），双手搁在课桌上，感到自己的脸上在发烧。